

精典文库 006 KLASICS

佛罗伦斯月光下

Up At the Villa

W. Somerset Maugham

[英] 萨默塞特·毛姆 著 卢玉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佛罗伦斯月光下

Up At the Villa

W. Somerset Maugham

[英] 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
卢玉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佛罗伦斯月光下 / 毛姆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
2007. 6

ISBN 978 - 7 - 305 - 05068 - 8

I. 佛… II. 毛… III. 精典文库 IV. J05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6991 号

Up At The Villa

Copyright © by The Royal Literary Fun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
Nanjing University Press

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Big Apple Tuttle Mori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10 - 2007 - 056

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
出 版 人 左 健

丛 书 名 精典文库

书 名 佛罗伦斯月光下

著 者 毛 姆

译 者 卢 玉

责任编辑 杨全强 陈秀琪

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
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7.875 字数 160 千

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305 - 05068 - 8

定 价 18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 - 83594756

电子邮件 sales@press.nju.edu.cn (销售部)

nupress1@public1.ptt.js.cn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

W. SOMERSET MAUGHAM

萨默塞特·毛姆

二十世纪英国最重要、也是最知名的作家之一。一八七四年出生于法国巴黎，二十三岁即以第一本小说《兰白斯的丽莎》一鸣惊人；一九一五年的《人生的枷锁》与一九一九年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，则更确立了他在文坛的地位。他也是一位成功的剧作家，编写的舞台剧在当时伦敦的卖座程度与萧伯纳不遑多让。

毛姆的一生丰富多彩，几乎游遍世界各地，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担任情报员，战后游踪更广，最后在法国南部定居，直至一九六五年去世为止。

毛姆著作甚丰，无论是小说、剧本、评论、随笔、游记和回忆录都广受好评，一九六一年与福斯特（《印度之旅》作者）同获英国皇家“文学勋章”最高荣耀。毛姆的小说多以异国为背景，处理情节的技巧十分精练，善于营造悬疑气氛，而对于女性内心的描写更见细腻，处处展露出对于人性的洞察。其他作品尚有《兼差密谍阿申登》、《刀锋》、《饼与酒》、《书与你》、《毛姆写作回忆录》、《巨匠与杰作》等。

精典文库 KLASSICS

- 001 柏林童年/[德]瓦尔特·本雅明
- 002 缅甸岁月/[英]乔治·奥威尔
- 003 我为什么写作——乔治·奥威尔文选
/[英]乔治·奥威尔
- 004 孟兰变/孟晖
- 005 张爱玲传/余斌
- 006 佛罗伦斯月光下/[英]萨默塞特·毛姆
- 007 德国人/[德]瓦尔特·本雅明
- 008 巨匠与杰作/[英]萨默塞特·毛姆
- 009 作家手记/[英]萨默塞特·毛姆
- 010-014 冷记忆(1-5)/[法]让·波德里亚
- 015 美国/[法]让·波德里亚

出版人 左 健
出版统筹 杨全强
责任编辑 杨全强 陈秀琪
封面设计 南京七九八文化

798 · cn798@126.com

1

别墅位在山顶上，
从前面的阳台看出去，
是一幅绝佳的佛罗伦斯景致；
后头是一座旧花园，花没有几朵，
却有绿意盎然的树木……

别墅位在山顶上,从前面的阳台看出去,是一幅绝佳的佛罗伦斯景致;后头是一座旧花园,花没有几朵,却有绿意盎然的树木,修剪整齐的黄杨树篱、草径和一座人造岩穴,岩穴中有流水从一个羊角状装饰物中流泻而下,发出清凉的潺潺水声。这幢房子是十六世纪一个佛罗伦斯贵族所建,穷困的后人把它卖给英国人,英国人再把房子租给玛丽·潘顿一段时间。虽然房间都很高大宽敞,但整幢屋子并不算太大,她和房东留下来的三名仆人把房子管理得非常好。说起来房内家具不多,但都是上好的古董,自然有种气派。虽然没有中央暖气系统,使得她在三月底住进来时还是冷得难受,但雷纳德这家人(也就是房东)增建了浴室,因此住在里头倒也相当舒适,如今已是六月,玛丽在家的大部分时间,不是在阳台上欣赏佛罗伦斯的圆顶和塔楼,就是在屋后的花园里。

住在这里的头几个星期当中,她花了许多时间观光,在乌菲齐美术馆和巴吉罗美术馆度过愉快的上午。她也参观教堂,在旧街任意漫步,但是现在她不常去佛罗伦斯,除非是和朋友吃饭。能在花园里散步、看书,她就心满意足了,如果要出门,她宁可开着她的

“飞雅特”，四处探访郊野。没有一处景致能比托斯卡尼更可爱而兼具世故的纯朴。当果树开花、白杨木绽放叶片，那些清新的色彩在灰暗的常青橄榄树当中呐喊时，她就感受到一股她原以为再也感受不到的轻松。一年前她丈夫不幸去世，在好几个月的焦虑中，她一刻也不能离开，以便清点已被他挥霍殆尽的财产的律师随时召见她。事情过后，她很高兴地接受了雷纳德的好意，住进这幢堂皇的旧宅，一方面休养生息，同时考虑一下该为自己的生活作什么打算。八年的奢侈生活，一场不快乐的婚姻之后，她年已三十，有一些上好的珍珠，还有一笔收入，日子克勤克俭地过，倒还够养活她的。啊，这要比最初的情势好多了，当时律师们板着脸告诉她，偿还欠债以后，恐怕财产也所剩不多了。而此刻，在佛罗伦斯住了两个半月之后，她觉得她甚至可以平静地面对这种远景。她离开英国的时候，律师兼老友拍拍她的手。

“现在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，亲爱的，”他说，“除了恢复你的健康和力量以外。我没有说到你的容貌，因为容貌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。你是个年轻女人，又长得很美，我毫不怀疑你会再嫁。但是下次可别为爱情结婚，那是错的，为了地位和找个伴侣结婚吧！”

她笑了起来。她已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经验，从此不打算再去冒婚姻的险，不过，奇怪的是现在她却正在考虑那个精明的老律师劝告她的事。她似乎的确必须在这个下午下定决心。艾格·史威夫特甚至可能正在往别墅来的路上呢！一刻钟以前他打电话来，说他临时必须去坎城会见席费尔爵士，立刻就要动身，不过在去之前急于见她一面。席费尔爵士是印度首相，这突然的召见只可能有一种意义，就是艾格终于要获得他一心向往的那个尊贵职位——“印度之星勋章骑士”。

艾格·史威夫特步上她父亲的后尘，在印度政府单位任公职，功业彪炳。他曾经担任西北省份的省长五年，在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展现长才。任期结束，他也获得全印度能力最强的人的美名。他证明自己是伟大的行政长官：果决而有技巧，即使专横了些，却也十分慷慨，行事稳健。印度人和回教人民都爱戴他，也信任他。玛丽已经认识他一辈子了，当年父亲英年早逝，她和母亲回到英国以后，艾格·史威夫特只要休假回国，都会花大部分时间跟她们在一起。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，他带她去看哑剧、看马戏；少女的时候，带她去看电影或看戏；她生日或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也会送她礼物。十九岁时，她母亲对她说：

“亲爱的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要太常见到艾格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他爱着你呢。”

玛丽笑了。

“他是个老人。”

“他四十三岁。”她母亲厉声说。

两年后她嫁给马休·潘顿时，艾格送给她很漂亮的印度翡翠。他发现她婚姻不幸福时，也对她呵护疼惜。省长任期届满后他去伦敦，得知她人在佛罗伦斯以后，他来探望她一下，结果却一星期接着一星期地在这个城市住下来。除非玛丽是傻子，否则不会看不出他正在等候有利的时机向她求婚。他爱她有多久了？回想起来，她想是从她十五岁起吧！那次他休假回国，发现她已经不再是个黄毛丫头，而是个少女了。挺感人的，这么久的痴情。当然啦，十九岁的女孩与四十三岁的男人，和三十岁的女人与五十四岁的男人，这两者还是有差别的。两人的差异小多了，他也不再是个没没无闻的印度文官，而是个有分量的人。你如果以为政府会不要他服务，那就太

荒唐了，他注定要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职位。玛丽的母亲也过世了，她在世上别无亲人，而世上也没有一个人像艾格那么叫她喜欢。

“我希望我能下定决心。”她说。

他不久就会到了，她想。要不要在别墅的客厅接待他？旅游导览曾经提到过这间客厅，说它的壁画是意大利画家吉尔兰达约年轻时的作品，客厅里还有庄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，和华丽的枝状大烛台。不过这是一间正式且华丽的房间，她觉得会使见面的场合有一种尴尬的严肃气氛；还是在阳台上等他比较好，她很喜欢坐在阳台上看黄昏，欣赏着她永远看不腻的景色。那里似乎比较轻松自在一些。如果他真的要向她求婚，两个人都会比较自在；在空旷的室外，喝杯茶，她还可以一面吃着司康饼，这个场景很合宜，不会过度浪漫。阳台上有种在桶里的柳橙树，还有雕刻精美的大理石花坛，花坛里开满恣意怒放的花朵。阳台由一道古旧的石造栏杆围着，栏杆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大的石瓶，栏杆两头各有一座有些破败的巴洛克式圣人雕像。

玛丽在一张长藤椅上躺下，要女仆妮娜端茶来。另一张椅子等着艾格。天空中沒有半朵云，下方远处的城市浸浴在六月天下午温柔清澄的灿烂阳光下。她听到有辆车开过来的声音。一会儿后，齐罗——莱昂纳德家的男仆，也是妮娜的丈夫——引领艾格来到阳台。艾格长得高瘦，穿着剪裁合宜的蓝色毛哔叽衣裤，戴着黑色毡帽，看起来健壮英挺，风度翩翩。即使玛丽不知道，也可以猜到他是网球好手，骑术精湛，还是个神枪手。他把帽子摘下来，露出一头浓密的黑色髻发，几乎看不见灰发。他的脸被印度的太阳晒成古铜色，面孔瘦削，下巴坚毅，鹰钩鼻，浓眉下有一双深陷而且机警的棕色眼睛。五十四岁？他看起来连比四十五岁大一天都

不像，是个正值盛年的俊逸男子，是个谦谦君子。他能够使你产生信心，困境无法迷惑他，意外也不会使他慌乱，他更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上。

“席费尔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，明白说要让我担任孟加拉省总督。他们已经决定了，由于情况的关系，他们不希望从英国找人，因为那样的话，他必须先要进入情况才行，所以他们希望找个已经了解情况的人。”

“你当然接受了。”

“当然。这是我最想要的工作。”

“我好高兴。”

“但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讨论，我已经安排好今天晚上去米兰，再搭飞机去坎城。我将会去两三天，那会很沉闷无聊，不过席费尔急着要立刻见面。”

“这也很自然。”

他那双坚实而略薄的唇绽开一抹让人高兴的笑容，他的眼睛也露出温柔的光亮。

“我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担任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，它会是一——呃，一项荣誉。”

“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成功。”

“这意味着会有繁重的工作和责任，但是我喜欢这样。当然它也有些补偿。孟加拉总督生活条件非常好，我也不讳言，这多少也吸引了我。总督官邸也很不错，几乎像是一座皇宫，我将会经常款待客人。”

她知道这番话会导出什么样的结果，但是她依然嘴上挂着灿烂同情的笑望着他，仿佛她毫无概念。她的兴奋之情让人愉快。

“当然，一个男人应该有个妻子来招呼这类的事。”他继续说。
“这对一个单身汉来说是很困难的。”

她回答的时候眼神非常坦诚。

“我相信有许多适合的女性会很乐意分享你的殊荣。”

“我在印度住了近三十年，绝对不会怀疑你的话。不过不幸的是，只有一位适合的女性是我梦寐以求的。”

事情来了。她该说要还是不要？唉，天哪，天哪，要下定决心真是困难呀。他投给她一个略带淘气的眼神。

“你难道不知道从你还是个留短发的小女孩时，我就深深爱上你了吗？”

这话要怎样回答？灿然一笑。

“喔，艾格，你在瞎说呢！”

“你是我一生见过的最美丽也最可爱的人。当然我知道我没有机会，我比你年长二十五岁，我跟你父亲同辈。我猜想你小的时候一定把我看成个古怪的老顽固吧！”

“才没有呢！”玛丽叫道，不过不太真心。

“总之，你谈恋爱很自然是和你同一代的人谈。请你相信我，当你写信告诉我说你要结婚的时候，我衷心希望你能幸福。当我发现你并不快乐的时候，我也非常难过。”

“也许我和马休太早结婚了。”

“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发生太多事情了。我想，不知道我们年龄的差异在现在有没有从前那么重要？”

这问题难以回答，玛丽认为还是什么话都不说，让他继续下去比较好。

“我一向很注意保持健康的体格，玛丽。我不觉得我的年龄

大,但是最糟的是,这么多年的岁月除了让你比从前更美丽之外,对你毫无影响。”

她露出笑容。

“你是不是有一些些的紧张呢,艾格?我从没想到过你会紧张,你这个钢铁般坚强的人。”

“你是个小恶魔。但是你说对了,我是很紧张,而就这个钢铁般坚强的人而言,没有人比你更清楚,我只是你手里的一块灰泥。”

“我想你是在向我求婚,对吗?”

“十分正确。你是很震撼呢,还是惊喜?”

“当然不是震撼。你知道,艾格,我非常喜欢你,我想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一个,而你想娶我,我非常受宠若惊呢!”

“那么你愿意啰?”

她心里起了一阵奇异的忧虑。他的确很体面,做孟加拉总督的妻子也教人兴奋;而地位高贵,又有副官可以使唤,更是痛快。

“你说你要离开两三天?”

“最多三天。席费尔必须回伦敦。”

“我可不可以等到你回来时再给你答复?”

“当然。在现在这种情况下,我认为这非常合理。我相信,你要知道自己的心意会比较好,而且我认为,如果你肯定这个答案是‘不’的话,你是不会去考虑的。”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她笑道。

“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!如果我不想错过火车,恐怕现在就得走了。”

她陪他走到他的计程车旁。

“对了,你告诉王妃说你今晚不能去了吗?”

原本他们两人当天晚上都要参加圣佛迪南度王妃举行的晚宴。

“是的，我打电话给她，告诉她说不得不离开佛罗伦斯几天。”

“你有没有告诉她什么原因？”

“你知道她是个怎么样的老暴君，”他纵声大笑。“她把我痛骂了一顿，骂我在最后一刻丢下她，最后我只好说实话。”

“噢，她会找到人替代你的。”玛丽不经意地说。

“我没有办法过来接你，我想你会带齐罗去。”

“我不行。我告诉齐罗和妮娜说他们可以出去。”

“你在夜里独自开车走这段荒凉的路非常不安全，不过你答应我的事会做到吧，对不对？”

“答应什么？噢，那把左轮枪。我想这太可笑了，托斯卡尼的马路就像英国的马路一样安全，不过如果能让你安心的话，我今天晚上会带着枪。”

艾格知道玛丽有多么喜欢独自在乡间开车，他又怀着英国人的信念，认为外国人大抵上都是危险的人物，所以他坚持要借给她一把左轮手枪，并且要她答应他，除非只去佛罗伦斯，否则她永远要随身带着。

“乡间满是饥饿的工人和分文不名的难民，”他说。“除非我知道你在必要的时候会照顾自己，否则我一刻也不能安心。”

男仆在计程车旁为他拉开车门。艾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十里拉的钞票给他。

“听着，齐罗，我要离开几天。今天晚上我无法陪伴夫人，她要开车出门的时候，一定要她带着手枪。她答应我说要带着的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仆人说。

2

他对女人只要一样东西，
他绝不多愁善感，这也令人发指。
但是他有某样东西却会使你动心，
那是一种在他粗鲁态度背后的柔情，
在他嘲讽背后的动人温情……

